

將將紀卷之七

豫章 李材孟誠甫



門人徐即登獻和

毘陵 吳之鵬汝南 梓

帝紀

唐太宗上

太宗文皇帝諱世民高祖第二子也母曰太穆
順聖皇后竇氏隋開皇十八年生於武功之別
館年四歲有書生詣譙高祖曰公貴人也且有

貴子及見太宗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年將二十必能濟世安民高祖懼其言泄將殺之忽失

所在因採其義名曰世民帝天之命雖主民心曆數之歸定有天授

此陵母所以知與而韓信之多益善亦曰陛下乃天授非人力也孩提中天日之表已隱隱

見頭角矣何待塵埃物幼聰睿玄鑒深遠臨機

果斷不拘小節時人莫之測也大業末煬帝於

鴈門為突厥所圍世民應募救援隸屯衛將軍

雲定與將發謂定興曰必多齎旗鼓以設疑兵

始畢敢圍天子必以我倉卒無援故也我張吾

軍容令數千里幡旗相續夜則鈺鼓相應虜必

謂救兵大集望塵遁矣不然彼眾我寡悉軍來

戰勢將不支定興從之兵之所如若以假救卯

而奇正之變乃不可勝用矣鴈門之圍虜眾我寡救之則力不支祇長賊氣緩之則守將不固

乘與可危而太宗於結髮時子即有沉遠之慮

進計定興伴之張我軍聲駭彼賊氣先聲後實

假勢為強而虜竟畏威遁矣此豈有傳授師次

須學古兵法哉蓋運用之妙在於一心也師次

于崞縣突厥候騎馳告始畢曰王師大至矣即解圍去及高祖守太原世民時年十八有高陽賊帥魏刁兒自號歷來攻太原高祖擊之

深入于賊陣。世民以輕騎突圍入，所向皆靡。拔

高祖於萬眾之中，適會步兵至高祖，與世民復

奮擊大破之。三代而下，建事者豈特有匡世之才，而又必有陷眾摧堅之勇。子兒

勁賊高祖已陷入陣中矣。於其時即有如林智士，何所籌所可急，藉手為排難計者，獨有一勇

耳。太宗年甫十八耳，乃能以輕騎突入賊陣，拔高祖於萬眾之中，而還俸矣。此皆賢所以謂為

千古英雄。時隋祚已終，世民潛圖義舉，折節下士，

推財結客，右勳衛長孫順德與右勳侍劉弘基

皆避遼東之役，亡命于晉陽。與世民交善，晉陽

宮監裴寂與晉陽令劉文静同宿，見邏堞傳烽

款，曰：貧賤如此，復逢亂離，何以自存？文静笑曰：

時事可知矣。吾二人相得，何憂貧賤哉！文静見

世民而異之，謂寂曰：此非常人也。豁達類漢高

祖，神武同魏祖。年雖少，命世才也。寂初未然之。文

静坐與李家連昏，繫獄。世民省之，文静曰：天下

大亂，非高祖之才，莫能定。世民曰：安知無其人。

顧世不識耳。我來相省，非兒女子情。欲與君議

大事也。計將安出？文静曰：今主上南巡江淮，李

密圍逼東郡，群盜所在萬數。當此之際，有真主

起驅駕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大原百姓皆
 避盜入城。文靜為令數年。熟知其豪傑。一旦收
 召可得十萬人。尊公所將之兵。復且數萬。一言
 出口。誰敢不從。以此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過
 半年。帝業成矣。世民笑曰。君言正合我意。乃說
 高祖舉兵。遣劉文靜使於突厥。令率兵相應。語
 在高祖紀中。世民帥師首徇下西河郡。時軍士
 新集成。未習練。世民與之同士。苦遇敵以身先
 之。進至西河城下。郡丞高德孺拒守。攻拔之。執

德孺至軍門。數之曰。汝指野鳥為鸞。以欺人王。

取高官。吾興義兵。正為誅此等佞人耳。遂斬之。

自餘不殺一人。各慰撫使復業。王道以得民心

誅圖大者計必首此。西河之下。蓋義旗初指。人心觀望之秋也。世民乃能獨斬佞臣。餘無所問。

各慰撫復業。馬此遠。兩所以歸心也。高祖以佳

也。遠近聞之。大悅。拜右領大都督。右三軍皆

隸焉。封燉煌郡公。大軍西上。賈胡堡隋將宋老

生率精兵二萬屯霍邑。以拒義兵。會又雨糧盡。

高祖與裴寂議且還。少舉世民曰。本

興大義以救蒼生當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遇
 小敵輒爾卻回一旦衆情離沮大原一隅之地
 何以自全高祖悟乃止八月己卯雨亦霽高祖
 引兵趣霍邑世民恐老生不出乃將數騎直抵
 其城下挑之舉鞭指麾若將圍城者老生怒果
 開門出兵背城而陣高祖與建成合陣於城東
 世民及柴紹陣於城南老生麾兵疾進先薄高
 祖軍建成墜馬老生乘之高祖軍却世民自南
 原率二騎馳下峻坂衝斷其軍引兵奮擊之賊
 衆大敗各捨仗走老生隨擊劉弘基就斬之遂
 平霍邑奇也巳合戰夜捷復為正事南原馳斷其後
則老生失致之矣此所謂收為功也然非太
宗之應務能立奪亦真成敗為矣進下臨汾及
 絳隋驍衛大將軍屈突通鎮河東津梁斷絕世
 民統王長諧劉弘基引兵渡河屈突通遣其武
 牙郎將桑顛和率衆數千夜襲諸軍義師不
 利世民以遊騎數百掩其後顛和衆驚潰義軍
 復振乘勝進屯渭北三輔吏民諸豪獵詣軍

門請自効者日以千計扶老携幼滿於麾下世
氏收納英俊及諸豪猾遠近聞者咸自託焉師

次涇陽勝兵九萬復破胡賊劉鷄子并其衆留
殷開山劉弘基屯長安故城世氏自趣司竹賊

帥李仲文何潘仁向善志等皆會頓于阿城獲
兵十三萬長安父老齋牛酒詣旋門者接踵皆

勞遣之軍令嚴肅秋毫無犯英俊因帝王所急

兩之師矣用世民也渭北於三輔吏民之請軍自效隰城令房玄齡謁於軍門一見如舊

識署為記室參軍以為謀主與下之佐非魚鱉

散秩而裴知宇文化及華乃博尊或嚴東國之

安高祖輔政世民受唐國內史改封秦國公復

為右元帥總兵十萬徇東都未下將旋師勅左
右曰賊見吾去必相追躡可設一伏待之俄而

不才錄

卷七

世宗

隋將段達等率萬餘人自後奄至將度二王陵
 發伏擊之段達等大敗追奔至城下因於宜陽
 新安置熊穀二州戍之而還徙封趙國公高祖
 受禪拜尚書令右武侯大將軍進封秦王加授
 雍州牧武德元年七月薛舉以勁卒三十萬謀
 取長安進攻涇州高祖命秦王率眾拒之會病
 戰不利薛舉謀士郝瑗言于舉曰今唐兵新破
 關中騷動宜乘勝執直取長安舉然之會疾卒
 子仁果嗣仁果之為太子也與諸將多有隙及

即位眾心猜懼郝瑗復以哭舉死由是頓弱元

之勝免哉曆數在躬後雄豪傑當動雲合豈並
 非勳定之資終之大寶并於人四分五裂以
 此層窮蓋亦有天限之也假令薛舉不病乘勝
 而長驅則關中必不守郝瑗不死則壽運有
 仁果雖不肖未遽亡子以此知天命之信有
 也不然何二人者之死乃商與事會耶漢臣
 所謂仗社稷之神靈免其社稷自有雷厲子可王
 集事而不執之生奸者亦無所售其計矣王
 病亦愈復率眾趨討之相持于高城仁果使其
 將宗羅睺將兵拒戰王堅壁不出諸將多欲戰
 者王諭之曰我軍新敗士氣沮喪賊恃勝而驕
 有輕我心宜閉壘待之彼驕我奮而後可一戰

擒也乃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刑持六十餘日
仁果衆甚盛數挑戰終不與戰遣程璜其將牟
君才梁胡即來降王謂諸將曰賊氣今散矣吾
當取之遣將軍龐玉先陣於淺水原南誘之賊
將宗羅睺大喜併軍來拒玉幾敗王親御大
軍奄自原北出羅睺望見之廻師相拒王率驍
騎數十人入賊陣於是王師表裏齊奮羅睺大
潰斬首數千級投澗谷死者不可勝計王率左
右二十餘騎追奔直趣折塢以乘之仁果大懼
嬰城自守將夕大軍繼至四面合圍詰朝仁果
請降俘其精兵萬餘人男女五萬口既而諸將
入賀因請曰始大王野戰破賊其主尚保堅城
王無攻具輕騎騰逐不待步兵徑薄城下成疑
不剋而竟下之何也王曰此以權道逼之使其
計不暇發以故剋也羅睺恃往年之勝無復養
銳日久見吾不出意在相輕今喜吾出悉兵來
戰雖擊破之擒殺蓋少若不急躡還走投城仁
果救而撫之急未可得志矣又其兵衆皆隴西

世說新語

卷七

四百一

今一敗披退不及迴顧散歸隴外則折塿自虞
我軍隨而逼之所以懼而降也此可謂成美諸

君顧不見耶三軍可奪氣將軍不可奪心又曰善

者並用兵之要以太宗之雄又齊高嫌之憤雪

恥除完謂當盡銳戰矣而方固昂與之相持必

其食盡氣衰乃取之此一奇羅睺雖北俘斬

未多而仁果復憑城足自固此宜休士養鋒乃

圖進取而乘勝之氣盡銳追之逼薄堅城竟降

仁果曾不崇朝此又奇矣古所稱始如處女敵

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距者時能斷此諸將

于此非深見敵缺暢曉兵機者時能斷此諸將

曰此非凡眾所能及也獲賊精騎甚眾還令仁

果兄弟及宗羅睺翟長孫等領之王與之遊獵

馳射無所間賊徒荷恩懾氣咸願効死時李密

初附于唐高祖令密騎傳迎王於幽州密見王

天姿神武軍威嚴肅驚悚私謂成開山曰真美

主也不如此何以定亂乎李密亦蓋世之愛服

王至一見斂心馬英雄天表固愛然與眾殊也
古稱有千人之勇有萬人之心固愛然與眾殊也
世無求才志者每每第一等凱旋拜大尉陝東道
視之其不得國士也宜矣
行臺尚書令鎮長春宮關東兵馬並受節度尋
加左武侯大將軍涼州總管易州賊帥宋金剛
有眾萬餘與魏才兒連結才兒為竇建德所圍

金剛救之敗乃帥眾西奔武周武周聞其善用
 兵得之甚喜號曰宋王中分家資以遺之金剛
 亦深自結出其故妻納武周之妹因說武周圖
 晉陽南向爭天下武周以金剛為西南道大行
 臺使將兵二萬寇并州武周進逼介州沙門道
 澄以佛幡縋之入城遂陷介州高祖命裴寂討
 之寂介休與宋金剛戰軍潰劉武周遂取并
 州金剛進逼絳州又陷龍門及滑州兵鋒甚銳
 高祖以王行本尚據蒲州呂崇茂及於夏縣等
 滑二州相繼陷沒關中武周乃手勅曰賊執如
 此難與爭鋒宜棄河東之地武周守關西王捧之
 愕異亟上表曰太原王業所基國之根本河東
 殷實京邑所資若舉而棄之臣竊憤恨願假臣
 精兵三萬必能平殄武周克復汾晉高祖於是
 悉發關中兵以益王王引兵自龍門乘冰渡河
 屯于栢壁與金剛相持高祖雖有帝王之度然
遇生惟怯至欲避關中棄大河以中與之非太
宗英明深見事局而雄畧又足以難將四分
五裂救敗之不暇矣時河東州縣掠之餘未
天下豈遽為唐有哉

有倉廩人情惟擾聚入城堡歛
食王乃發教諭民民間王來莫
多然後漸收其糧以充軍食休
乘間抄掠大軍堅壁不戰由是
自帥騎覘敵騎皆四散王獨與
俄而賊兵四合有蛇逐鼠觸甲
寤乃白王遽上馬馳百餘步為
羽箭射其驍將賊騎乃退永安
崇茂于夏縣崇茂求救於金剛
遲敬德尋相將兵奄至虜孝基
王遣嚴開山等邀之於良美川
德相潛引精騎援王行本于蒲
三千從間道趣安邑邀擊又大
身免悉俘其衆復歸栢壁諸將
王不許曰金剛懸軍深入精兵
武周據太原倚金剛為捍蔽金
虜掠為資利在速戰我閉營養
分兵汾隰衝其心腹彼糧盡計
傷軍中乏
困至者日
馬令偏裨
日衰王嘗
登丘而寢
面甲士驚
及王以大
老基攻呂
其將尉

未可與戰也孝基謀迺歸武周殺之將軍秦武
通攻行本于蒲坂行本軍敗出降斬之宋金剛
戰屢敗食盡北走王追及尋相于呂州大敗之
乘勝逐北一晝夜行二百餘里戰數十合至高
壁嶺總管劉弘基執轡諫曰大王破賊逐北至
此功亦足矣深入不已不愛身乎且士卒饑疲
俟兵糧畢集進未晚也王曰金剛計窮而走衆
心離沮必乘此覲攻敗之若更淹留使之計立
備成不可復攻矣吾竭忠殉國豈愛身乎遂策
馬而進追及金剛于雀鼠谷一日八戰皆破之
俘斬數萬人王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矣軍中
止有一羊與將士分食之引兵趣介休金剛以
衆二萬出西門背城布陳南北七里王遣李世
勣程徽金秦叔寶當其北崔長孫秦武通當其
南諸軍戰小却王自帥精騎擊之出其陳後金
剛大敗斬首三千級金剛輕騎走王追之數十
里至張灘堡浩州行軍總管懋伯通據堡自守
王免胄示之堡中喜譟且泣左右告王二日不

食矣獻濁酒脫粟飯劉武周聞金剛敗大懼棄
并州走突厥并汾悉復舊地情故兩字兵之機

戰必識勢太宗蓋深於此者其破宗羅喉宋金

剛先時則堅壁不戰以挫其鋒既戰則絕塵而

者不能也後之待敵者何其深察敵情無資智勇

則見謂運溜小小收技即愉快滿臆此先時所

以輕用其鋒而後事所以自失其會以未摧敗

而成賊備者拜益州道行臺尚書令初王世充

據洛陽所部降唐者相繼世充多方禁之不能

止及是王率眾討之世充聞之選諸州鎮驍勇

皆集洛陽置四鎮將軍募人分守四城世充自

將戰兵左輔大將軍楊公卿帥左龍驤二十八

府騎兵右遊擊大將軍郭善才帥內軍二十八

府部兵左遊擊大將軍跋野綱帥外軍二十八

府步兵總三萬人以備唐王將輕騎前覘敵猝

與世充遇眾寡不敵道路險阨為世充所圍王

左右馳射皆應弦而斃獲其左建威將軍燕琪

世充乃退王還營埃塵覆面軍不復識欲拒之
王免胄自言乃得入分遣行軍總管史萬寶自
宜陽南據龍門將軍劉德威自太行東圍河內

上谷公王君廓自洛口斷其餉道懷州總管黃
 君漢自河陰攻迴洛城大軍屯于北印連營以
 逼之世克陳於青城宮秦王亦置陳當之世克
 隔水謂王曰唐帝關中鄭帝河內世克未嘗西
 侵王忽舉兵東來何也王使應之曰四海咸仰
 皇風唯公獨阻聲教為此而來世克曰相與息
 兵講好不亦善乎又應之曰奉詔取東都不令
 講好也至暮各引兵還九月鄭顯州總管田瓚
 以二十五州未降自是襄陽聲聞與世克絕矣
 王遣王君廓攻鞞轅拔之遂東狗地至管城而
 還於是黃河已南莫不響應州縣相繼乘降王
 選精銳千騎皆衣玄甲分為左右隊使秦叔寶
 程知節尉遲敬德翟長孫將之每戰自被玄甲
 帥之以為前鋒所向摧破敵人畏之其李牧
破走東湖也百金之士五萬所以食之者優
以信長將然非選士盈幕下惡所施其勇乎太
謀之驍將如秦封實程知節尉遲敬德在長孫
也臨戰率之為前鋒此所向所攻推靡而往無
迎刃
 屈突通將兵行屯狝過世克戰不利王帥

將
 卷二
 楊

玄甲赴之世克敗走王移軍青城營未立世克

帥眾二萬臨穀水拒之諸將皆懼王以精騎陳

于北却望之謂左右曰賊執宥矣悉眾而出徼

侍一戰今破後不敢復出矣命屈突通帥兵五

千渡水以擊之因誠通曰待兵交即放煙吾當

帥騎軍南下兵纔接王以騎衝之挺身先進與

通表裏賊眾殊死戰敗而復合者數焉自辰及

午賊眾始退縱兵乘之俘斬八千人於是進營

城下世克不敢復出古稱將帥必起於卒伍縱

出沒無所手此孔子所以愛從軍練之有素故能望敵而知

其才加以結故曰吾擊敵弱常突出自肯反攻之是以每舉

非二道然此豈談但嬰城自守以待建德之援

王遣諸將掘塹匝布長圍守之城守禦甚嚴

大礮飛石重五十斤擲二百步八石弩箭如車

輪輻鏃如巨斧射五百步有雲梯之械非公輸

之技非墨翟之才不能守兵不攻有飛為

兵同然畢竟所以運用之者存其人也以太

宗攻之世克守之雖有大礮其將如人

行行 列傳

是真可 王率眾四面攻之晝夜不息城中欲翻
 城者凡十三輩皆不果發而死而餘不能克將
 士疲散思歸劉弘基請班師王曰東方已服洛
 陽孤城勢不能久功在垂成奈何棄之乃令軍
 中曰敢言班師者斬高祖亦憂之入密勅王使
 還王遣奏曰世充智盡力窮克在朝夕高祖乃
 從之王又遣王君廓夜襲虎牢拔之唐兵久圍
 洛陽城中乏食民食草木泥餅死者相倚于道
 竇建德悉發孟海公徐圓朗之眾西救洛陽兵

十餘萬軍于城東之東開使與世充相聞先
 是建德遣書王請退軍潼關返鄴侵地復修前
 好王集將佐議之郭孝恪曰世充窮蹙垂將面
 縛建德遠來助之此天意欲兩忘之也宜據虎
 牢拒之伺間而動破之必矣記室薛收曰世充
 所恃皆江淮精銳但乏糧食故為我持建德遠
 來兵亦精銳若縱之至此兩寇合從轉河北粟
 以饋洛陽則戰爭方始混一未有期也今宜分
 兵守洛陽擊壁勿戰大王親帥驍銳先據成臯

一旬兩主就縛矣王善之蕭瑀屈突通封德彝
 皆曰吾兵疲老世充憑守堅城未易猝拔建德
 席勝而未鋒銳氣盛吾腹背受敵非完策也不
 若退保新安以承其弊王曰世充兵摧食盡上
 下離心不煩力攻可以坐克建德新破海公將
 驕卒惰吾據武牢扼其咽喉若冒險爭鋒吾取
 之甚易若孤疑不戰旬月之間世充自潰城破
 兵彊氣銳百城一舉兩克在比行矣若不建德
 賊入武牢諸城新附必不能守而賊併力其款
 必彊何弊之承吾計決矣始包胥曰大戰則不
智則不能與二軍同饋以餘度天下之衆寡不
仁則不能與二軍同饋以餘度天下之衆寡不
疑以發大計二者皆大宗所優為也故能保
孝恪薛收書生之謀而劇蕭瑀屈突通等七人
之見留兵以困洛陽而棟纓持險以扼建德句
朔未論而兩偽主驍首暮下焉極奇之策莫大
之功一戎衣而天下大
定若太宗者真英主哉
 觀其變王不許中分麾下使通等副齊王元吉
 圍守東都王將驍勇三千五百人東趣武牢時
 正畫出兵歷北邙抵河陽趨鞏而去王世充登

城望見莫之測也。竟不敢出。癸未。王入武牢。甲申。將驍騎五百出武牢。東二十餘里。覘建德之營。緣道分晉從騎。使徐世勣程知節秦叔寶將之。伏於道傍。纔餘四騎。與之偕進。王謂尉遲敬德曰。吾執弓矢。公執槩。相隨雖百萬衆。若我何。又曰。賊見我而還。上策也。去建德營三里。所建德軍遇之。以為斥堠也。王乃大呼曰。我秦王也。引弓射之。斃其一將。建德軍中大驚。出五六千騎逐之。從者皆失色。王曰。汝弟前行。吾與敬德殿。於是按轡徐行。追騎將至。則引弓射之。每射輒斃一人。追者懼而止。止而復來。如是再三。王前後射殺數人。敬德殺十許人。追者不敢復逼。王乃逡巡却以誘之。入于伏內。世勣等奮擊大破之。斬首三百餘級。獲其驍將殷秋石瓚。以贖乃為書報建德。諭以趙魏之地。又為我有為。足下所侵奪。但以淮安見禮公主得歸。故相與坦懷。釋怨。世充頃與足下脩好。已嘗反覆。今亡在朝夕。更飾辭相誘。足下乃以三軍之衆仰哺他。

人千金之資坐供外費良非上策今前茅相遇
彼遽崩摧郊勞未通能無懷愧故抑止鋒銳冀
聞擇善若不獲命恐雖悔難追竇建德過於武
牢不得進留屯累月戰數不利將士思歸夏四
月丁巳秦王遣王君廓將輕騎千餘抄其糧運
又破之諜者告曰建德伺唐軍芻藿長馬於河
北將襲武牢五月秦王北濟河南臨廣武察敵
形勢因留馬十餘匹牧于河渚以誘之夕還武
牢己未建德果悉衆而至自板渚出十口置陳
北距大河西薄汜水南屬鵠山亘二十里鼓行
而進諸將皆懼王率數騎升高立以望之謂諸
將曰賊起山東未嘗見大敵今渡險而置是無
紀律逼城而陳有輕我心我按兵不出彼勇氣
自衰陳久卒饑執將自退追而擊之無不克者
與公等約甫過日中必破之矣建德意輕唐軍
遣三百騎涉汜水距唐營一里所止遣使與唐
相聞曰請選銳士數百與之劇余王遣王君廓
將長槩二百以應之相與交戰午退兩無

勝負各引還。王琬乘隋煬帝馳馬鎧仗甚鮮，迫出陳前以誇衆。王曰：彼所乘真良馬也。尉遲敬德請往取之。王止之曰：豈可以馬喪猛士哉！德不從。與高甌生、梁建方二騎直入其陳，擒琬，引其馬而歸。衆無敢當者。王使召河北馬，待其至，乃出戰。建德列陳，自辰至午，士卒饑倦，皆坐列。又爭飲水，逡巡欲退。王命宇文士及將三百騎經建德陳西馳而南，上戒之曰：賊若不動，爾宜引歸。動則引兵東出。士及至陳前，陳果動。王

曰：可擊矣。

敵者形之敵也。必相敵情而為持久之計。非有謂之不食。彼此共之。唐兵何以不戒。謂其然。日時

河渚馬亦至，乃命出戰。王帥輕騎先進，大軍繼之。東涉汜水，直薄其陳。建德群臣方朝謁，唐騎猝來，朝臣趨就建德。建德召騎兵使拒唐兵，騎兵阻朝臣不得過。建德揮朝臣令却進，退之間，唐兵已至。建德窘逼，退依東陂。竇軌引兵擊之，戰小不利。王帥騎赴之，所向皆靡。淮陽王道玄

挺身陷陳直出其後復突陳而歸再入再出飛
矢集其身如蝟毛勇氣不衰射人皆應弦而倒
王給以副馬使從已于是諸軍人戰塵埃漲天
王帥史大柰程知節秦冪實字文款等捲旆而
入出其陳後張唐旗幟建德將士顧見之大潰
追奔三十里斬首三十級建德中槊竄匿于牛
口渚車騎將軍白士讓揚武威逐之建德墜馬
讓拔槊欲刺之建德曰勿殺我夏王也能富貴
汝武威下擒之哉以從馬來見王王讓之曰我
討世元何預汝事建德曰今不自來恐煩遠
建德將士皆潰去俘獲五萬人王即日散遣使
歸鄉里封德彞甚慙遂囚建德至洛陽城下以
示世元世元議突圍走襄陽諸將曰所恃夏王
耳今已為擒雖出必無成世元乃素服帥太子
群臣二千餘人詣軍門降于是部分諸軍先入
洛陽禁止侵掠王入宮城命房玄齡收隋圖籍
蕭瑀封府庫收金帛頒賜將士收段達單雄信
朱粲等十餘人斬之蘇威請見稱老病不能拜

王遣人數之曰公隋室宰相危不能扶使君弑國亡見李密王世充皆拜伏舞蹈今既老病何勞相見王觀隋宮殿嘆曰逞侈心窮人欲無亡得乎命撤端門樓焚乾陽殿毀則天門闕廢諸道場建德餘衆與裴矩奉建德妻曹氏及傅國八璽請降于唐世充弟世辨亦以徐宋等三十八州來降淮安王神通又徇下山東二十餘州世充建德之地悉平六月凱旋秦王披黃金甲陳鐵馬一萬騎甲士三萬人前後部鼓吹俘二僞主及隋氏器物輦輅獻于太廟高祖大悅行飲至禮以享焉高祖以自古舊官不稱殊功乃別表徵旃用旌勲德十月加號天策上將陝東道大行臺位在王公上增邑二萬戶通前二萬戶賜金幣一乘衮冕之服玉璽一雙黃金六十斤前後部鼓吹及九部之樂班劍四十人于時海內漸平王乃銳意經籍開文學館以待四方之士以行臺司勳郎中杜如晦等十有八人為學士每更直閣下降以溫顏與之討論經義或

夜分而罷

漢世祖投戈講學曹孟德亦臨戎不廢書蓋非從德性悟則必緣聞見入

也典亡理亂固具載於方策中也巨寇甫平四

郡高多壘而太宗已汲汲登延文學與之討論

能助亂文又太平有以哉有以哉武王自起兵

以來前後數十戰常身先士卒輕騎深入雖屢

危殆而未嘗為矢刃所傷後李道玄以深八被

殺王深悼之謂人曰道玄常從吾征伐見吾深

入賊陳心慕之以至於此耳可念哉竇建德故

將劉黑闥起兵漳南據洺州盡有建德故地徐

圓朗舉兵于兗州以應黑闥王軍至獲嘉黑闥

棄相洲王取之進軍肥鄉列營洺水上逼之李

藝以兵數萬來會黑闥自將拒之遣兵擊藝于

鼓城大敗洺水人據城來降王遣王君廓守之

黑闥引兵還攻甚急王三引兵救之不能進王

恐君廓不能守羅士信請代守之王登城西南

高冢以旗招君廓突圍而出士信乘之而入黑

闥晝夜擊攻會大雪救兵不得往九日城陷

黑闥素聞其勇欲生之士信辭色不屈乃殺之

王復拔洺水與藝營于洺水之南黑闥數挑戰

王不應而命李世勣逼其營黑闥運糧水陸俱
進程名振邀之沉其舟焚其車相持六十餘日
王度黑闥糧盡必來決戰乃使人堰洛水上流
黑闥果帥兵萬人渡洛水壓唐營而陳王自將
精騎擊破之黑闥帥衆殊死戰自午至昏戰數
十合黑闥執不支遂先遁餘衆猶格鬪不已守
吏決堤水大至衆遂潰黑闥等奔突厥山東悉
平已而黑闥復引突厥入寇為其下所執以降
斬之馮益以所部嶺南八州來降王復將兵討
徐圓朗圓朗走死八年幽州總管李藝來朝九
年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謀害王六月四日王
率長孫無忌尉遲敬德房玄齡杜如晦宇文士
及高士廉侯君集程知節秦叔寶段志玄屈突
通張士貴等於玄武門誅之高祖乃立王為皇
太子軍國事並聽斷決以故宮臣魏徵為諫議
大夫八月癸亥高祖傳位於皇太子太宗即皇
帝位於東宮顯德殿遣司空魏國公裴寂柴告
于南郊大赦尊高祖為太上皇罷沙汰僧道放

宮女三千人。甲戌突厥頡利突利施涇州。乙亥突厥進寇武功京師戒嚴丙子。妃長孫氏為皇后。己卯突厥寇高陵突厥頡利至于渭水便橋之上。遣其酋帥執矢思力入朝。為覲自張形勢。帝命囚之。而親出玄武門馳入騎幸渭水上。與頡利隔津而語。責以負約。俄而衆軍繼至。頡利見軍容盛。又知思力就拘由。乃請和。詔許焉。即日還宮。乙酉。又幸便橋。與突利刑白馬。設盟突厥引進。知微知彰知柔知剛乃所以稱萬夫

萬口。帝不受。令頡利歸。所掠中國戶口。上面定。勲臣辭。邑陳。炸達。唱名示之。且曰。所叙未當。容各自言。於是諸將爭功。紛紛不已。淮安王神通曰。臣舉兵關西。首應義旗。今玄齡杜汝晦專弄刀筆。功居臣上。臣竊不服。上曰。叔父雖首唱義。兵至。亦自營脫禍。及竇建德吞噬山東。叔父全

軍覆沒劉黑闥再合餘燼叔父望風奔北玄齡

連壽帷幄坐安社稷論功行賞固宜居叔父之

先叔父國之至親朕誠無所愛但不可以私恩

濫與高勳同賞耳諸將相謂曰陛下至公淮南

王尚無私吾儕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悅服原野

與帷幄運籌磨礱如心膂勞逸似異功孰為

多玄齡之佐唐無以異於蕭何之輔漢宜武弁

所可得而方比乎然非太宗之身在行間備悉

其款亦為能以片言折其豪橫哉後世時平則

安重於文事急則寄命於武俾悍將精

陽苑射猛獸群豕突出上引弓四發殪四豕有

雄彘突及馬蹙唐儉投馬搏之太宗拔劍斷豕

顧儉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

甚儉對曰昔漢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之

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太宗

納之因為罷獵英雄起事者早雖取者豪宕之

安技瘞無用故於技獵際維心斬氣

唐儉言傾欽馳駕為之罷獵從諫之易在若轉

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設官分職以

為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為先後哉
 必也新而賢舊而不肖安可捨新而取舊乎今
 不論其賢不肖而直言嗟怨豈為政之體乎其
 後或請追秦府舊兵入宿衛者上曰朕以天下
 為家惟賢是與豈舊兵之外皆不可信乎汝之
 此意非所以示廣於天下也

昔叔孫昭子不賞
 未功在封廷臣之後蓋皆示天下以公而不私
 也若秦府舊人必復其祿爵宿衛之士必追其舊
 官若先太宗既已君臨天下而心符之任猶然滿
 御之萬後矣所以示廣於天下乎傳誦五帝
 神聖其臣莫能及于其時廷臣智慮胸襟信莫
 如太宗者玄素幼尚墮此解餘子者久可知

上聞景州錄事參軍張玄素之名召見問以

政道對曰隋主自專庶務不任群臣以一人之

知決天下之務借使得失相半乖謬已多下諛

上蔽不亡何待陛下誠能擇群臣而分任以事

高拱穆情而考其成敗何憂不治上善其言擢

為御史前幽州記室張蘊古上大寶箴擢為大

理丞上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得良方十數

自謂無以加矣近以示方曰皆非良材木

心不正則脉理皆邪方雖勁而發矢不直朕以

予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况天下之務乎乃

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民

疾苦政事得失太宗生而神聖而又起自民間

感良方一事不知因以悟一人智慮不足令五

品而上史值中書備顧問焉明日達諭好問好

察此所以民無隱情國無紕政而貞觀稱

極盛之治也後之有天下者可以德矣

門人 盧 弘 進 不

將將紀七卷終

